

一个人

的  
城市

YIGERENDECHENGSHI

刘玉峰  
著

新华出版社

一个人

的城市

YIGERENDECHENGSHI

刘玉峰  
著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城市 / 刘玉峰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166-0690-2

I. ①一…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7297号

### 一个人的城市

作 者: 刘玉峰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编辑: 曾 曦

封面设计: 图鸦文化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图鸦文化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 × 24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690-2

定 价: 3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裴文清跳上公共汽车时脑袋里干静的像张白纸半点内容也没有。由于是头班车，车厢里几乎没有什么乘客，只有一个老头儿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在打盹儿。萎靡不振的售票员有气无力地给裴文清撕下一张车票后便又眯瞪起来。裴文清找了个座位，屁股刚挨着座位太阳穴就像弹钢琴一样那么汹涌澎湃那么有节奏地疼痛起来。裴文清用手指按在太阳穴上使劲揉了几下，就感觉脑袋里稍稍轻快了一些，但依然像坨不开巧的凉粉。

大街上冷冷清清，公共汽车在朦胧的天色里飞快行驶。马路两边的路灯像礼花弹似的在暗色里一闪而过，给人感觉公交车就像在高速公路上狂奔。

天快亮的时候口干舌燥的裴文清醒了。他张了张干涩的嘴想弄点儿水喝。床头灯温柔地散发着鹅黄色的光。头顶的天花板上垂吊着一个大红的中国结。中国结中间有个红色的小灯泡，一闪一闪像只兔子的眼睛，又像是一团跳跃的火焰。裴文清眨吧眨吧眼睛，猛然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一个陌生的屋子里。更让裴文清惊愕的是身边还躺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面朝里侧身躺着，穿着一件袒露着脊背的睡衣，头上戴着顶电影里欧洲女人常戴的那种睡帽。裴文清触电似的急忙扭过脸，顿时惊出一身虚汗。他紧皱眉头在那个女人轻轻的鼾声中搜索记忆。然而，令他紧张的是大脑如曝了光的胶片白花花的什么也没有。他只记得昨天晚上和王博一块儿喝酒来着，当时就他们俩人在崇文区一家饭馆里喝酒，并没有别的什么人，更没有女人。那么这个女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自己又是怎么来到这个鬼地方的？裴文清不敢想了，他知道醉酒后失去理智的可怕后果。他有一个当警察的同学，醉酒后竟然掏出枪打死了自己的老婆，结果付出了惨痛代价。一想到这儿，裴文清就感到一阵恐慌。他下意识地扭头又看了一眼身边的女人，那个女人睡的和死猪一样。裴文清屏住呼吸轻轻撩开被子，发现自己的衣服还完好如初的穿在身上。他稍稍松了一口气，在万幸之中下了床，拎起皮鞋蹑手蹑脚绕到门口，做贼似地将门轻轻拉开一条缝，鱼一样



灵巧的闪了出去。

晨曦的亮色中裴文清发现这是北京那种最普通的四合院，灰色的砖，灰色的瓦，灰色的墙壁，灰色的小院被私搭乱盖的小房分割得乱七八糟，就像八卦阵似的让人眼花缭乱。裴文清定了定神，轻手轻脚穿上皮鞋，七扭八拐的狼狈逃出了小院，顺着一条灰色的胡同到了大街上。

裴文清昨天晚上跟王博在崇文门一家饭馆见的面。王博是出版社二编室的主任，跟裴文清又是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出版社打算出一套系列丛书，正好王博是丛书的责任编辑，王博想帮裴文清这个忙，让裴文清选一部感觉好点的长篇小说给他。裴文清来北京闯荡了几年，除了发表一些小文章外，还从未发表过有份量的东西。所以，对老同学王博的善举自然是万分感谢，感谢的最好方式就是敞开胸怀一醉方休。

疯狂行驶的公共汽车突然一个急刹车，刺耳的刹车声音像针一样扎的耳朵生疼。裴文清在毫无防备下胸脯被重重撞在了扶手上。他下意识地扭头看了一眼打瞌睡的老头儿，老头儿像一个包袱似的蜷缩在车厢过道中间。一脸木讷的售票员跌跌撞撞走过去将老头儿搀扶起来。老头儿晃了晃脑袋说，这哪儿是在坐汽车，敢情是在坐炸弹。售票员尴尬地咧了一下嘴，那个表情就像一个生拉硬拽的木偶在表演。司机是个小伙子，年轻气盛，说话很凶。他几乎把身子都伸出窗外狠狠在骂，你他妈找死也别害人呀，傻瓜，活腻歪了。

寻着骂声望去马路中间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立在那儿正发着呆。裴文清收回目光，不但太阳穴又开始有节奏的痛了起来，胸脯也有点儿隐隐作痛。裴文清咧了咧嘴闭上了眼睛。

裴文清失魂落魄回到家时天已经大亮。虽然他小心翼翼关了门，但关门的声音还是惊醒了妻子亚楠。亚楠竖起耳朵，听到丈夫进了屋后就没了动静。于是拉了件衣服往身上一披，光着两条腿走了出来。见丈夫灰头土脸的坐在沙发上发呆，亚楠提心吊胆地走过去问道：“文清，是不是小说的事又黄啦？”

听见妻子问话裴文清一脸疲倦地望着妻子：“你说什么呢？怪我把你吵



醒了。”

亚楠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裴文清挤出一丝笑容说：“没问题，王博是责任编辑，他说了就算。再说，我的小说质量不错，能有什么问题？”

亚楠松了口气，用手在丈夫乱糟糟的头发上梳理了几下说：“看你一脸晦气，我还以为又有麻烦了。唉，在中国当个作家真难。说真话不行，说假话也不行，出版一本书还得靠关系，一个作家还不如个民工活的痛快。”

裴文清捏住妻子的手说：“昨天跟王博聊的高兴，没留神就喝多了，喝的人跟病了一场似的。”

亚楠拉了拉丈夫说：“不舒服就躺着去，被窝还热着呢。”

裴文清看了看妻子没有说话。妻子是体育系毕业的，四十岁的人了，身材还是那么健美，两条白哗哗的大腿跟模特儿的腿一样修长。

亚楠见丈夫发呆，便拉了一下丈夫说：“不舒服就回去躺着。”

裴文清便站起身跟着妻子进了里屋。

钻进被窝后亚楠把一条腿搭在丈夫身上说：“昨晚上你没回来，让人担心死了。给你打电话也不接，我瞎想了一晚上，天快亮时我才睡着。”

裴文清疼爱地抚摸着妻子的脸说：“王博见我喝高了，害怕路上不安全就没让我走。”

亚楠瞅着丈夫说：“我想也是喝多了，现在还满嘴呛人的酒气。以后千万别这么喝酒，把身体喝坏了写不成东西不说，我跟孩子咋办？我来了一个月，你已经醉了两次。就你这个样子，我回去也放心不下。”

裴文清说：“我都四十多岁的人啦，知道身体是本钱，你放心吧。”

亚楠叹口气又说：“唉，文清，你快出名吧，等你出了名，挣了钱，我也不当体育老师了，咱们在北京买套房子，那怕就那么一小间，我和你天天在一起，你创作我做饭，保证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

裴文清望着妻子心里动荡了一下，他没有回答妻子的话，而是用手捏了捏妻子的屁股说：“我现在就想舒服舒服，等买了房子我都老啦。”

亚楠拽住丈夫的手说：“你疲劳的要死，哪儿还有精神嘛。乖乖地躺一会儿别胡思乱想。”



裴文清不想在妻子面前软弱便装出一副阳刚的样子，不管不问便动手脱起妻子的裤衩儿：“你看我有没有精神，我什么时候倒过大旗？再说明天你就要走了，我可不想浪费春光。”

亚楠瞅着丈夫动了真格的，没说啥就抬了抬屁股让丈夫把裤衩脱了。裴文清把裤头往枕边一扔，刚直起身子就被妻子按在了床上。亚楠怜惜地说：“你躺着别动，我上去。”

裴文清想抗争一下，亚楠一偏腿敏捷地把丈夫压在了身下。

裴文清满怀豪情地搂紧妻子，可是刚触摸到妻子光滑的脊背时，裴文清忽然想起了昨天夜里那个光脊背的女人。一想到那个戴着睡帽的女人，裴文清立刻就疲软下来，刚才还气昂昂的小家伙顿时跟松了劲的千斤顶，一点一点地缩了回去。亚楠哭笑不得地从丈夫身上滑下来：“文清，再这样下去，你早晚会变成一只不打鸣的公鸡。”说完就靠着丈夫的肩膀闭上了眼睛。

裴文清一觉醒来亚楠的午饭都做好了。裴文清起了床，精神明显恢复了许多。洗漱干净，裴文清走到桌前，望着桌上的四菜一汤，他感慨地说：“这才叫个日子。看来是要玩命挣钱了，有了经济基础才会有幸福的日子。”

亚楠夹了一块鱼放进丈夫碗里说：“你没听人家说，永远的时尚就是身体，身体就是银行。挣钱不挣钱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身体。”

裴文清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边吃边点着头。

亚楠吃了几口饭放下碗，用筷子指指丈夫说道：“文清，我差点儿忘了告诉你。原先你们文化馆的扬发亮，现在真是又光又亮，牛气的很哩。”

裴文清抬起头问：“牛气什么？”

亚楠说：“人家这几年在省报上发了不少文章，县委宣传部看他是个个人才，就把他调到宣传部去了。前段时间听说提了副部长，怪不得见了我也不叫嫂子啦，只是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裴文清笑了笑说：“一个人一个活法嘛。在咱们那个小县城里能混出个名堂也不容易，池浅王八多，扬发亮能有今天也费了不少的精力嘞。”

“一点没错。”亚楠有点儿神秘地说：“听说现在扬发亮正闹离婚呢，



成天跟苟县长家那个老姑娘混在一起，他老婆站在县委大门口指揉骂槐闹了好几次，听说公安局都出面啦。”

裴文清没有言语，只是咧开嘴笑了笑。

吃过午饭亚楠收拾完碗筷，梳洗打扮利索后，正打算与丈夫一块儿出去买些东西，就听有人敲门。裴文清把门打开，胖乎乎的房东腆着啤酒肚走了进来。房东看了看亚楠，眯着眼在屋中间转了一圈说：“您甬说，时间长没来，自己个的房子都分生。”

裴文清把房东让到沙发上指了指亚楠说道：“这是我爱人。”

房东在沙发里欠欠身子礼貌的说了一句“您好。”

亚楠也礼貌的点点头算是回答。

“最近在哪儿发财呢？”裴文清倒了杯水递给房东说：“看你这身材，明显又发福了。”

房东拍了拍西瓜似的肚子说：“就剩发火啦，股市天天见跌，就像从身上割肉似的那叫一个痛。什么破股市，全下的是套，套住的全是老百姓。这么大的国家愣是没有法规管理股市，都他妈的长了个好嘴。我算看透了，从上到下玩的全是虚的。”房东喝了口水，看着裴文清又说：“我还忙着呢，长话短说，我是为房租来的。”

裴文清愣了一下说：“房租还有十多天才到期呢。”

房东笑了笑说：“没错。我的意思是想告诉你，现在房子的行市涨了。我这一居室的房已经涨到一千大元啦，那么八百元肯定说不过去，看在您是我的住户份上，这么着，您加一百，我让一百，否则家里人该骂我缺心眼了。”

“这么贵呀。”亚楠惊讶的说道：“等于我两个月的工资。”

房东得意地扬了扬眉毛说：“没辙，北京的房租就这价，就这样也架不住租房的人多不是？您嫌高，有人还觉着便宜呢。再者说啦，咱这地段金贵，推开窗户就能瞅见中央电视塔。说句广告词里的话，叫寸土寸金，您说是不是？。”

裴文清想了想说：“我考虑考虑给你回话吧。”

“得嘞，我听您的信。”房东从沙发上站起来说：“麻烦您快点儿，别





到了眼跟前再告诉我不。”

裴文清点了点头，把腆着肚子的房东送出了门。裴文清关上门，西方人似的耸了耸肩膀说：“没办法，北京老百姓就靠租房过日子呢。要么好多人借钱买房，以房养房，这就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首都吃首都。唉，只要是中国人，一旦有条件谁都想当地主资本家。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白忙活了，一夜之间就跟打水瓢似的只见水花不见实质。”

亚楠瞅着丈夫说道：“就这么个破筒子楼，一月还要那么多钱，这跟吃人有啥两样？”

裴文清说：“我刚来的时候，在立水桥租农民的房子。纸糊的顶棚砖铺的地，晚上顶棚上跟赛马场似的老鼠多的没法说。有一次，老鼠失蹄从顶棚上掉了下来，正好掉在我脸上。那一夜，吓得我一晚上没睡。实在受不了这个刺激，我才咬牙搬到了这个筒子楼。谁知道，租了不到一年又涨价了，这就是北京。”

亚楠叹了口气：“那你打算怎么办？”

裴文清拍拍妻子的肩膀说：“没关系，再找地方呗，活人能让尿憋死。”

亚楠把头靠在丈夫胸上担心地说道：“你都搬了多少次家啦，光我知道就好几次了。”

裴文清想了想说：“第八次了吧，在北京搬家跟吃饭一样随便，搬少了都不正常。好啦，不说这些了，我陪你上街买东西去。”

亚楠为难的看了看丈夫说：“别去了，省几个钱吧。”

裴文清抚摸着妻子的头发笑了笑：“省这几个钱也顶不了大用，倒是你两手空空回家，老人们就会有想法啦。”

亚楠直起腰轻叹一声，很不情愿地跟着丈夫出了门。

第二天上午裴文清把妻子送上了火车。车厢里跟赶庙会一个样，人挨人，人挤人，大包小包堆放得像个乱糟糟的仓库。裴文清把妻子安置妥当后已是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挤下车，汗都没顾得上擦一把，火车已经徐徐开动了。



裴文清举起手跟妻子告别，妻子眼泪汪汪的一双眼在车窗里一闪就不见了。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裴文清心里像堵了块棉花软塌塌的不是滋味。

裴文清在车站待了一会儿，车站里乱糟糟的全是人，大包包小包包跟逃难的差不多。裴文清长长吐了口气转身下了地下通道。他打算给王博打电话，可是地下通道里没有信号。裴文清拿着手机刚走到广场上手机就响了。原来是条短信。短信里说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三人为争论各自国家的酒僵持不下，最后他们找来三只老鼠做实验。第一只老鼠喝了威士忌后摇摇晃晃走了十步摔倒了，美国人很得意。第二只老鼠喝了日本清酒后，摇摇晃晃走了五步也倒下了，日本人眉飞色舞。第三只老鼠喝了北京二锅头后，摇摇晃晃走回了窝里。美国人和日本人正准备笑话中国人时，只见那只老鼠满脸通红从窝里走了出来，手拎半截砖头大声喊道猫在哪里。裴文清被短信逗乐了，他想肯定是王博拿他开心哩。裴文清看看号码，不是王博，是个陌生的号码。裴文清猜想肯定是那个光脊梁的女人干的，她笑话自己是那只中国老鼠。一想到那个女人，裴文清就有些沮丧。他摇了摇头，想把那个女人从脑海里甩出去，可是那个女人就像自己的影子怎么也摆脱不了。裴文清索性又给王博打电话，王博的电话倒是通了，嘟嘟嘟响得不慌不忙，可就是没人接。裴文清又打了几次，照样没人接听，裴文清失望的关掉手机，无精打采地朝公共汽车站走去。

其实王博这两天就没去办公室。为了那套丛书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找个安静。别人的稿子问题不大，都是出版社约请的名人稿。王博把裴文清的稿子从头到尾的捋了一遍，欠火候的地方补几句，水话多的地方删几句，目的就是想让裴文清的稿子一路绿灯顺利出版。快中午的时候稿子终于通完了，王博看看表，妻子该回来了。王博去了趟卫生间，然后又进厨房把米淘了淘放到电饭锅里，刚插上电源，妻子林静就进了门。

王博从厨房走出来，见妻子正弯着腰在换拖鞋，王博懒洋洋的靠在厨房门框上说：“回来的早不如回来的巧，我刚焖上米饭，待会儿炒个西红柿鸡蛋就得。”

林静换好拖鞋，从包里拿出一个快餐盒递给王博说：“我就知道你又是



用对付鬼子的办法对付我。自己个在家也不知道做点好吃的疼疼媳妇。”

王博无话可说，傻笑了两声说：“赶明我真得看看菜谱学几道硬菜，好好疼疼老婆。”

“少贫。”林静把手里的包扔给王博说：“赶紧把菜腾到盘里，时间长了不好。我得赶紧上趟卫生间，这一路没把人给憋死。”看着妻子急慌慌进了卫生间，王博打开餐盒把鼻子凑上去闻了闻，然后满意地又进了厨房。

“你怎么知道我想吃宫爆鸡丁啦。”王博从厨房里出来冲着卫生间大声说道：“知我莫如妻呀。”

卫生间里响起了抽水马桶声，接着门开了，林静一边用毛巾擦着手一边说：“我是谁呀，我是孙悟空的大表姐。怎么着，还不快亲亲我。”

王博走上前接着妻子亲了一口说：“吃饱了肚子怎么亲都行，饿着肚子只有食欲没有性欲。”

林静用指头在丈夫额头上戳了一下说道：“德性，饿死鬼。”说罢转身进了厨房。没一会功夫，就听妻子在厨房里埋怨道：“什么破油烟机，一点儿烟都不抽，简直就是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

王博笑了笑，赶紧开始收拾碗筷。

林静炒好了菜，把围裙往椅子上一扔说：“真要命，什么破玩意儿，还敢叫什么抽烟王，全是放屁。我发现咱们中国人说大话那叫一个厉害，什么破电器也敢叫电霸，什么破淋浴器都叫水霸，全是牛魔王的儿子。那么多监管部门是吃干饭的，弄得市场鱼目混珠全乱套了。”

王博从盒里抽出张纸巾递给妻子说：“在道德坠落，诚信危机的今天，您就多担待吧。中医学里说，进食之前心要平和，气要顺畅，否则，容易伤肝。”

林静拿起筷子说：“我才不生气呢。要是生气，见天都有气生，那我不早气死啦。我现在就跟那本书名一样，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

王博夹了块‘宫爆鸡丁’放进嘴里嚼了嚼赞叹道：“嘿，味道儿还真地道，跟丰泽园的味道差不多。”

“哎，王博。”林静用筷子敲敲盘子两眼闪着兴奋说：“你神啦，我就



是从丰泽园外卖窗口买的，真行啊你，当初干嘛不学个美食专业呀。”

王博得意地说：“敢情，我也是说，怎么没去学吃的专业呢。像我们属狗的人就应该学品尝专业。哎，对了，你怎么绕到丰泽园去了？”

林静说：“有个同事病了，家就在丰泽园后边。今天大伙去看他来着，我就顺便买了，你当我专程去的呀？美得你。哎对了，你哪个同学裴文清的稿子通完了吗？”

王博说：“通完了，星期一送审就是了。”

林静说：“那下午咱们回家吧。”

王博想了想说：“下午咱俩去看看裴文清俩口子吧，听老裴说他老婆要回去了。”

林静绷了绷嘴说：“好吧。”

吃过午饭，王博给裴文清打了电话，叫裴文清别出门。王博夫妇赶到裴文清哪儿时，裴文清正在洗床单。见王博俩口进门，裴文清把两手的肥皂沫往裤子上一擦，便热情的让座倒茶。王博打量了一下屋子问道：“嫂子呢？”

“回去了。”裴文清坐进一张椅子上说：“今天上午的车。”

王博歪歪脖子扫兴地说：“让我说你什么呢，嫂子走怎么也不招呼一声，林静今天是专程来看嫂子的。”

林静也说道：“我还没见过嫂子呢，真不凑巧。”

王博喝了口水继续说：“我去你们家的时候嫂子忙前忙后我都不落忍，她来了北京连我的面都没见着，嫂子心里还不知怎么骂我呢。”

“不会的，不会的。”裴文清摆摆手解释道：“她听说你要出版我的长篇小说，比我自己还高兴，说了好几次让我问你好哩。”

王博笑了笑又说：“你呀，成天爬格子都爬糊涂了。”

裴文清站起身给两人续了点水又说：“昨晚上做梦还梦见我的稿子给撤下来了。给我急得，醒来后头上都是汗。”

“应该没什么问题。”王博看着裴文清说：“这两天我在家又把你的稿子通了一遍，周一就送审。”

裴文清放下暖壶说：“怪不得今天上午给你打电话，办公室没人接



呢。”

“有事吗？”王博问道。

裴文清说：“我想让你帮我打听打听租房的事，这儿我不打算住了，房租太贵。”

王博扭脸看了看妻子说：“你周围的朋友里有没有空房出租？”

林静说：“不清楚。不过，表姑家倒是有房，姑父去世后，表哥也出国了，四合院里就剩老太太一人。可是，表姑家在房山就是远了点儿。”

裴文清说：“远点也没啥，反正我又不在城里上班。”

“那倒是。”林静放下水杯说：“回头我跟表姑联系联系，她要是愿意呀，房租都不会要，老太太不缺钱，缺的是说话的人儿。”

大家正说的热闹，裴文清的手机响了。裴文清走到桌前拿起手机，电话是陈豫东打来的，陈豫东在电话里说：“我就在你楼下，你在屋里我就上去，你不在我就走。”裴文清说：“你上来吧，王博也在。”

“谁呀。”王博问道。

裴文清说：“陈豫东，也是咱们鲁院的同学，见了面你肯定认识。瘦高个儿，喜欢傻笑，咱们一块儿吃过饭。”

王博若有所思地比划着说：“大个子，嘴特能说。”

裴文清说：“没错，嘴上没有门神，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想起来了。”王博点着头说：“怎么，他也没回去？”

裴文清说：“回去了，女儿要考美院，他就停薪留职来北京陪女儿。”

裴文清的话还没落地，敲门声就响了起来。裴文清打开门，陈豫东就风风火火闯了进来。他跟裴文清握了握手，就直奔王博去了。离着几步远就伸出了手说：“王博啊王博，一点没变样，还是个英俊青年。”

王博也站起身朝前迈了一步伸出手说：“你也没变样，声音还是那么有磁性。”陈豫东找了把椅子坐下又说：“世界真是太小了，说地球是个村的那个人真了不起。”

王博指指林静介绍说：“这是我太太林静，跟我是同行。”

林静便笑了笑开口说了句：“您好。”



陈豫东也笑了笑，眼神有点诡秘地瞅了瞅王博又瞅瞅林静说道：“差点儿闹误会了，刚才我心里还琢磨王博这家伙真是与时俱进，也找了个小蜜呢。没想到王博金屋藏娇，这么漂亮的女编辑我还是头一回见到。王博，你没有蒙人吧？”

林静被陈豫东的赞美搞得红了脸，不自然地扭了扭身子说：“您拿我打钹儿，都半老徐娘了，让您这一通赞美，实在不好意思。”

“这是真话，我从来不瞎说。”陈豫东一脸正经强调着：“我见过不少女编辑，真没见过你这么靓丽的。”

“得了吧，您再说我可找不着北啦。”林静摆摆手说道：“刚才裴文清还夸您伶牙俐齿，这会儿我算领教了。”

陈豫东笑着拍拍自己的嘴说：“我老婆骂我这张嘴是乌鸦嘴，我只要一张嘴她就烦。她说听我说话心慌眼跳，血压不稳。在家我尽量不说话，说多了弄出人命我还得承担法律责任呢。”

陈豫东一番表述，把大家逗的笑了起来，林静更是笑得直捂肚子。陈豫东眨了眨眼睛，一脸严肃地昂头挺胸说道：“这有什么好笑的，你们的意思是投我老婆的赞成票啦。”

看着陈豫东滑稽的样子，大家又忍不住笑起来。王博吐了口气说：“陈豫东要是去演小品，赵本山该歇菜啦。往台上一戳，那副样子就能让人发笑。”

陈豫东长叹口气说道：“十多年前我们几个都是勇攀文学高峰的健儿，十多年后，就剩老裴一人默默耕耘。我觉得老裴有股犟劲，这股犟劲我挺佩服。”

裴文清说：“傻劲，有什么办法。我也常琢磨这个问题。我发现中国发展的非常奇怪。二十年前，人人写小说写诗歌，二十年后，人人又都开始经商，弄得人心里稀里糊涂，有时候真还不知该干什么。眼前迷迷茫茫，活得一点滋味也没有了，提不起精神。”

“忧患意识。”王博扫了一眼大家说道：“咱们这批人老是落伍，赶不上潮头，就是忧患意识闹的。明明知道写死也成不了曹雪芹第二，还非要选择



孤独和痛苦，说白了就是那点儿虚荣心，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倒头来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钱没有挣上，权没有争上，两袖清风，还满腹牢骚。”

“精辟。”陈豫东激动地站起来说：“王博的话说到点子上啦，实际上，现实就是这么回事。不论干什么，首先要有票子，才能谈得上事业和理想，否则连生存都成问题，何谈理想？再说，空着肚子搞创作，别说有激情，就连拿笔的手都发软，写出来的东西也是苍白无力的，不会是亢奋饱满的。”

“空着肚子说话底气也不足。”裴文清打断话头说道：“干脆咱们出去边吃边说，楼下有家湘菜馆，味道还不错。”

于是，大家有说有笑下了楼。因为还没到吃饭时间饭馆里食客不多。大家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落了座。裴文清把菜谱递给林静说：“这个权力交给女士，你就负责点菜吧，”

林静接过菜谱翻了翻，然后又递给裴文清说：“我真不知道点什么菜，还是你来吧。”

“干脆，自个点自己喜欢的菜得啦。”王博拿过菜谱翻了一下说：“我点个清蒸牛蛙。”然后又把菜谱传给了陈豫东。陈豫东看都没看菜谱又传给林静说道：“我是农民吃法，过瘾就行。要个毛式红烧肉。”

林静挑了个海米冬瓜，裴文清最后要了个家常豆腐和一个清蒸草鱼说：“菜太少了，别觉得我不富裕就不给面子，一顿饭我还是请得起的。”

王博把菜谱扔到窗台上说：“全是自己人，没必要显摆。”

林静也说：“大家图的就是一个乐，有这个气氛就行。”

裴文清见大家真心实意便不再坚持，随便又要了两个下酒小菜，一瓶二锅头和一筒饮料算是完事。

下酒的小菜和酒水先上了桌，裴文清把酒给大家满上后就算开始了。王博喝了一口二锅头后，呲牙咧嘴地嚷嚷要换啤酒，小姐便给王博打开了一瓶啤酒。王博倒了杯啤酒与陈豫东干了一杯。陈豫东咂咂嘴说：“过瘾，有日子没这么过瘾啦。刚喝了一杯酒，毛孔就痛快的张开了。”

王博给陈豫东斟满酒后问道：“听老裴说，你在北京陪读呢？”

陈豫东吃了口菜说：“准确的说，应该叫陪命。每天起早贪黑，又洗衣



服又做饭，有时还得看脸色，你说不是陪命是什么？活得不如个驴。驴还有个卸磨的时候，我就像工厂里流水线上的产品，只要一睁眼就由不得自己。”

王博笑着说：“至于吗，陪读的多了去了，哪像你说的那么玄。”

陈豫东咽了口唾沫说：“你不知道，我们家的事比玄学还玄，我是懒得宣传我们家的业绩。”

裴文清举起酒杯跟林静意思了一下，然后又与陈豫东干了一杯。裴文清放下酒杯后问陈豫东：“只要能成就了孩子，再苦再累也值。”

陈豫东说：“梅梅的指导老师说她对色彩有些天赋。可，每年考美院的人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每年都是过去的少掉下来的多。说老实话，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不过女儿倒是感觉挺好的，她说她的色彩感觉在班里属一属二。”

“没准孩子还真行呢。”林静插话说：“孩子有自信，说明她的心里素质比较好，弄不好呀，真还考上状元了呢。”

陈豫东说：“借你的吉言，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卖了房子领着妻子，来北京打工照顾孩子。”

饭馆里的人多了起来，裴文清他们的菜也上齐了。陈豫东吃了几块红烧肉，情绪高涨起来。他主动和大家轮流碰了一圈酒后，用手抹了抹嘴边的酒水说道：“这次陪女儿读书，我算领教了下一代的厉害。跟我女儿一块儿学画的一个姑娘，为了支付在北京的开销，从老家把九十岁的老奶奶接到北京给学生当模特。那老奶奶有特点，一脸的饱经风霜，一脸的山川地貌，更不得了的是那双三寸金莲。这小姑娘有心计，每个星期天都带着奶奶去长城，或者去故宫。反正哪儿外国人多就去哪儿。外国人哪儿见过真真的三寸金莲，争先恐后要拍照合影。那好，摆好姿势放开了照，她说这叫传播中国文化。每拍一张二十元，一分不能少，她说资源是有限的。听说没用半年，老奶奶硬是凭着艰苦卓绝的精神，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居然把孙女上学的费用全都挣了出来。急的我女儿说，我奶奶要是有双小脚就好了。你们想想这下一代，怎是一个了得能说清楚，我的乖乖，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林静看了看脸色微红的陈豫东说“冯骥才写过一部三寸金莲的小说，是





描写旧社会的故事。你可以写一个当代的三寸金莲，也许比冯先生的还火呢。现在的读者喜欢猎奇，喜欢龌龊无聊的东西。”

“好啊。”陈豫东放下筷子说：“你要答应给我发表，我这就着手写。你不要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不是吹牛，你问问裴文清和你老公，十多年前我的作品也上过小说选刊。乖乖，当时把我们市文联主席都吓了一跳。”

林静微笑着说：“我一准尽力，只要你写。”

陈豫东用筷子敲敲桌子说：“跟你开个玩笑，我哪儿有时间去写东西。一门心思就是企盼女儿考上美院，把她送上铺满红地毯的理想殿堂，也算了却我和老婆的最大心愿。你们没见过我女儿，十六岁的孩子，已经脱落的婷婷玉立，虽然没有林静那么秀美，但也不失青春佳丽。”

见陈豫东喝得有点儿多了，嘴一刻不停的叨叨，林静给王博使了个眼色。王博心领神会地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对裴文清说：“老裴，要不你陪豫东再喝会儿，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

裴文清说：“还没吃主食呢。”

林静摆了摆手说：“什么也不要了，菜都吃饱啦。”

“你呢？”裴文清看着陈豫东问道。

陈豫东拍拍肚子说：“酒足菜饱，没地方装啦。我也得回去给梅梅做饭了，要不然天翻地覆该热闹啦。”

裴文清犹豫了一下，就招呼小姐买单。小姐拿着单子刚走了过来，林静抢先把钱给了小姐。裴文清急忙喊道：“千万别拿女士的钱，这个单我买。”

小姐看了看林静，林静坚持要买单。小姐狡猾地冲着裴文清说：“先生下次再表现吧。”

裴文清不好再争执，只好由小姐去了。小姐刚走了两步，陈豫东又叫住小姐说：“给我们开发票，最好能多开一点儿。”

裴文清看了一眼陈豫东说：“你要发票干什么，到哪儿去报销。”

陈豫东说：“我有个哥们儿在老家当老板，经常给我报销一点发票算是帮朋友一把。”

王博说：“你那个哥们儿一准是国企老板，只有国企老板才有这个风度。”